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七

主事臣陳若霖覆校

總校官內閣中書臣孫溶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七

四裔考

臣等謹案馬端臨作四裔考各述其國俗與夫中土交通者所以誌區寓之攸分也粤稽禹貢五服周官九畿皆由侯甸以迄要荒自古疆域率視政教所及爲限而聲靈之所震疊德化之所覃被則荒徼絶域琛書貢畢至圖經載記由來尚矣若乃淮

徐吳楚在成周胥為蠻夷孟子謂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上天篤生神聖固不擇地無足為諱者彼鴻溝判東西長江限南北島夷索虜交相詆譏坐井面牆方隅自域蓋由自史氏拘墟之見烏覩所謂大無外之規乎我

朝肇興東土本金源女直境實居其地而非其部人迨

列祖奄一區宇薄海內外悉主悉臣幅員之廣亘古未有

前代所列爲四裔者今則盡隷版圖制同郡縣自不得更以徼外目之第歷代史册惟就一朝形勢以爲畦畛據事直書用志沿革爰採掇舊文彚之大清一統志以徵往代紀載之實且昭聖朝會同之盛焉

東夷

高麗 耽羅附

遼聖宗統和三年七月詔諸道各完戎器以備東征高

麗

八月以遼澤沮洳罷師十年以東京留守蕭恒德等

伐高麗十一年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

女直鴨渌江東數百里地賜之十三年十一月遣使

冊治為王十四年三月王治表乞為婚即以駙馬蕭

恒德女嫁之十五年十一月治薨詔其姪誦權知國

事十六年十二月冊誦為王二十八年五月誦為西京

留守康肇所弑擅立誦從兄詢八月帝自將伐高

麗詢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月大軍渡鴨渌江肇拒
戰于銅州敗之肇復出右皮室祥衮耶律達魯擒肇
等銅霍貴寧等州皆降詢上表請朝許之以政事舍
人馬保佑為開京留守安州團練使王八為副留守
太子太師伊林將騎兵一千送保佑等赴開京守將
卓思正殺我使者十人領兵出拒保佑等復還遣巴
雅爾博諾攻開京遇敵于京西敗之詢棄城遁去遂
焚開京至清江而還開泰元年四月詢遣蔡忠順來

乞稱臣如舊詔詢親朝八月詢奉表稱病不能朝詔復取六州地三年五月詔國舅祥衮蕭迪里東京留守耶律托實等討高麗造浮梁于鴨渌江城保宣義定遠等州四年以樞密使耶律世良殿前都檢點蕭虛烈總兵伐高麗五年正月戰于郭州西破之六年九月樞密使蕭合卓等攻高麗興化軍不克師還七年十月復伐高麗我軍不利八月遣郎君哈布爾等率諸部兵會大軍討高麗九年詢以降表進釋其罪

太平二年詢蕘遣使來報嗣位即遣使冊王欽爲王

臣等謹按高麗即朝鮮馬端臨考載高麗事終于宋寧宗慶元五年七月詔禁商人持銅錢入其國葢絕之也若高麗與遼相爲終始二百餘年自太祖九年至太宗天顯二年遣使進貢已見土貢考又考歷代甲子圖聖宗統和三年即宋太宗雍熙二年至太平二年則真宗天禧二年也端臨考與遼史所載頗可忝觀若此後多不相符者

興宗重熙十五年八月册高麗王欽子徽為王

時以欽薨遣使來告故也二十三年六月徽請官其

子詒加檢校太尉至道宗太康四年徽請賜鴨渌江

以東地不許九年八月徽薨九月以徽子三韓國公

勳權知國事十二月勳薨大安元年十一月册勳子

運為國王十年夏運薨子昱遣使來告壽隆元年十

一月昱病命其子顒權知國事三年三月昱薨五年

十月顒乞封册六年封顒為三韓國公天祚帝乾統

五年十一月顒薨子俁遣使來告八年四月封俁為三韓國公贈其父顒為國王天慶十年遼乞兵于高麗以禦金金人責之未幾而遼亡

顧炎武日知録曰遼史外紀有高麗王子三韓國公勲三韓國公顒三韓國公俁其地理志有高州三韓縣辰韓為扶餘弁韓為新羅北史以辰韓為新羅馬韓為高麗開泰中聖宗伐高麗俘三國之遺人置縣據此乃俘三國之人置縣于内地而取三韓之名

耳正如漢時上郡有龜茲縣不可便以為西域之國今人乃謂遼東為三韓是以內地而目之為外國非也

臣等謹按歴代甲子圖興宗重熙十五年即宋仁宗慶歴二年道宗壽隆元年即宋哲宗元祐三年天祚帝天慶十年則宋徽宗政和四年也以宋史及端臨考叅之徽之卒在元豐六年即大安六年而遼史謂為太康九年運為勲之弟而遼史謂為子運立四年卒而遼史謂為十年彼此不符頗多

如是

金穆宗（世祖弟）時高麗始通使

時戚屬有疾高麗有善醫者居女直之完顏部使診視之即愈乃送之歸因謂高麗人金部屬日强兵益精悍年穀豊稔高麗王聞之乃通使康宗（亦世祖弟）時高麗殺金使者阿果星根二人太祖將兵大破之進圍其城高麗復請和許歸亡入之民罷九城之戍復所侵故地遂與之和太祖收國元年九月克遼黃龍府

遂攻保州保州近高麗遼侵高麗置保州至是盡降二年閏正月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曰保州本吾故地願以見還帝諭以俟有表請當别議太宗天會四年六月國王王楷遣使奉表稱藩優詔答之凡通使往來一依事遼舊制熙宗皇統六年正月楷薨子晛嗣立世宗大定十一年四月晛弟翼陽公晧廢晛自立詐稱讓國遣使以表來上大約稱先臣楷遺訓傳位于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立之意乃却其使者而以

詔書遣使詳問王晛使至高麗竟不得見晛乃以詔
授晧轉取晛表附奏其表與前表大概相同晧尋遣
使請封十二年遂賜封册章宗承安三年晧表自陳
衰病以國讓其弟晫是歲晧薨晫嗣立泰和四年晫
薨子𣁵嗣立衛紹王至寧元年𣁵薨明年宣宗遷汴
遼東道里不通矣
元太祖十三年高麗國人洪大宣詣軍中降
先是契丹人瑠格等竄據高麗江東城至是遣兵征

之洪大宣來降共討滅瑠格
太宗三年八月命將征高麗設官分鎮所取之地而還
時以高麗殺使者命將薩喇達征其國取四十餘城
國人洪福源迎降于軍乃使招其主王瞮瞮遣其弟
懐安公侹請降薩喇達承制設官分鎮之遂班師明
年六月高麗盡殺所置嚕噶齊七十二人以叛遂率
王京及諸州縣民竄居江華島八月復遣兵討之十
月瞮遣使上表陳情五年四月詔諭瞮悔過來朝終

不至至十三年秋瞮以族子綧為己子入質憲宗末

遣其世子倎入朝

世祖中統元年三月命高麗世子倎歸國為王

陜西宣撫使廉希憲言高麗遣倎入覲會憲宗將兵

伐宋倎留三年不遣今其父已死若立倎遣歸國彼

必懷德于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帝是其言故有

是命二年六月倎更名禃遣子愖奉表以聞八月遣

使護愖歸國至元三年二月帝欲通好日本以高麗

與日本隣可為鄉導乃遣使先至高麗諭之五年帝以太祖法制凡內屬之國納質助軍輸糧設驛編戶籍置長官已嘗明諭高麗而稽延至今太宗時王綧等已入質驛傳已粗立餘率未奉行令將問罪于宋其所助士卒舟艦幾何輸糧則就為儲積至若設官及戶版事其意謂何特遣使持詔問之六年七月遣使相視耽羅等處道路詔禃選官引達以人言耽羅海道往南宋日本甚易故也八月世子愖入朝奏國人林衍擅廢禃立其

弟安慶公湑事議者言今之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為一大凡藩鎮權分則易制乃于次年正月詔西京内屬改東寧府畫慈悲嶺為界置安撫使率兵戍之二月遣軍送禃就國十一年五月皇女和塔拉都哩默色下嫁于愖七月禃薨子愖襲十三年七月愖遣使奉表賀平宋十一月奏改名賰十八年六月賰言本國置驛四年民畜凋敝勅併為二十站二十年五月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與

安塔哈共事三十年二月賰復改名䝼成宗大德元年十一月從䝼請以世子謜為王二年七月中書省奏謜當廢復以其父䝼為王䝼復位八年而薨子謜復襲王位謜尚布達實哩公主十一年進爵瀋陽王繼襲位高麗國王生子燾燾受遜位以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封高麗國王是年其弟暠立為世子以其父瀋陽王謜請于朝故也謜又嘗更名章

元史外夷傳曰高麗之與國耽羅元世祖既臣服

高麗以耽羅爲南宋日本衝要亦甚注意至元十年命將平之即其地立耽羅國招討司屯鎮邊軍千七百人三十一年高麗王上言耽羅之地自祖宗以來臣屬其國林衍逆黨金通精旣平之後尹邦寶充招討副使以計求徑隷朝廷乞仍舊帝曰此小事可使還屬高麗遂復隷焉

明太祖即位之元年遣使齎璽書賜高麗國王

二年封高麗國王顓爲王秋帝以顓惟知崇信佛氏

以書諭之大畧謂王公設險未嘗去兵民以食為天國必有出政之所因賜六經四書通鑑三年正月命使往祀其國之山川五年表請遣子弟入學帝以入學固美事但涉海遠不欲者勿强七年顓為權相李仁人所裁先是顓無子以寵臣辛肫之子禑為子于是仁人立禑十年至十七年每請顓謚號襲王爵未允十八年命封禑為高麗國王賜顓謚恭愍二十年十二月命户部咨高麗王鐵嶺北東西之地舊屬開

元者遼東統之鐵嶺之南舊屬高麗者本國統之各正疆界毋侵越二十一年十月禑請遜位于其子昌二十二年李成桂廢昌而立定昌國院君瑶二十五年九月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肫子禑主國事昏亂好殺至欲興師犯邊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而回軍禑負罪惶懼遜位于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之妃安氏擇宗親瑶權國事已及四年昏戾信讒戕害勲舊

子奭痴騃不慧國人謂瑶不足主社稷今以安氏命退瑶于私第王氏子姓無可當輿望者中外人心咸繫成桂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主國事惟聖主俞允帝以高麗僻處東隅非中國所治令禮部移諭果能順天道合人心不啟邉釁使命往來實爾國之福冬成桂請更國號命仍古號曰朝鮮二十六年六月請更己名曰旦從之至惠帝建文初旦表陳年老以子芳遠襲位許之

臣等謹按明史外國傳永樂間降祭海嶽祝文稱李成桂為仁人子又祖訓亦載仁人子成桂更名曰旦後成桂子芳遠奏辨太宗許令改正正德時修會典嘉靖八年重修會典其君臣皆奏辨先世無簒逆事萬歷初屢乞會典為其先康獻王雪寃十六年正月會典成請給前書以終前命許之葢成桂之自立與仁人本異族也

成祖永樂元年朝鮮請冕服書籍許之

帝嘉其能慕中國禮賜金印圭冕及經籍綵幣十二月又從芳遠請立其子禔為世子六年秋遣使來告其父旦之喪命官弔祭賜諡康獻十六年奏世子禔不肖第三子祹孝弟力學國人所屬請立為嗣併陳已年老請以祹理國事命封祹為國王時帝已遷北都朝鮮益近而事大之禮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禮二十年芳遠卒賜諡恭定二十一年七月祹請立嫡子珦為世子從之

宣宗宣德八年朝鮮請遣子弟入學不許

其王祹奏遣子弟詣太學或遼東學帝不允賜五經四書性理通鑑綱目諸書至英宗正統元年三月放朝鮮婦女金黑等五十三人還其國金黑等自宣德初至京師至是遣中官送回

景帝景泰元年祹卒賜弔祭謚莊憲封子珦為國王冬賜珦誥命封其子弘暐為世子三年秋珦卒賜謚恭順子嗣立三年以年幼且嬰夙疾請以叔瑈權國事七年上表遜位乃封瑈為國王瑈請立子

暲為世子從之成化四年瑈卒賜謚惠莊封世子晄為王六年晄病篤以所生子幼命其兄故世子暲之子娎權國事晄卒賜謚襄悼命娎嗣位十年追贈暲為國王謚懷簡十九年四月封娎長子㦕為世子孝宗弘治七年十二月娎卒賜謚康靖明年四月封㦕為國王十五年冬封㦕長子顗為世子武宗正德二年㦕以子顗夭請以國事付其弟懌遂嗣位十五年冬封懌子峼為世子世宗嘉靖二十三年冬懌卒謚

恭禧二十四年其子峼立未踰年卒謚榮靖九月峼弟權國事岠遣使謝祭謚并請襲封詔許之三十一年冬以洪永間所賜樂器敝壞奏求律管更乞遺樂官赴京校習許之穆宗隆慶元年冬岠卒謚恭憲命其姪昖襲封

神宗萬歷二十年七月以朝鮮被倭難命出師東征先是倭酋平秀吉者薩摩州人初隨倭關白信長會信長為其下所弒秀吉遂統信長兵自號關白刼降

六十餘州朝鮮與日本對馬島相望時有倭夷往來互市十九年十一月朝鮮奏平秀吉聲言明年三月入犯詔兵部申飭海防至是年五月秀吉遂分渠帥行長清正等率舟師逼釜山鎮潛渡臨津時朝鮮承平久兵不習戰昖又湎酒弛備猝島夷作難望風皆潰昖棄王城令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部議令駐劄險要以待天兵圖恢復而是時倭已入王京毀墳墓刼王子陪臣剽府庫八道幾盡

沒旦暮且渡鴨渌江請援之使絡繹于道廷議以朝鮮為國藩籬在所必争由是出師東征并有封貢之議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屬國迄無勝算至二十六年七月平秀吉死而禍始息二十七年四月以平倭詔告天下

王圻曰高麗之釜山去日本之對馬島僅一日程相傳舊屬日本為大海限隔棄于朝鮮先是日本以歳歉借朝鮮穀萬斛迨後遣使往索日本乃以

釜山地為言朝鮮所遣使謂之曰我鴨淥江北有朝鮮地因三道江阻絶久為大唐所有大唐指汝中國也能助我復此地則釜山亦可歸也日本人以為然平秀吉果領兵赴朝鮮未至京而虵遁走一國為墟特命重臣提兵往救踰年相持不退兵部尚書石星輕聽沈惟敬言惟敬嘉興人市中無賴也加遊擊銜往諭日本罷兵惟敬陰許議和且許復寧波貢道事泄逮惟敬下獄與星皆擬重典更調兵增餉費至百

萬彼此互有勝負倭衆盤據釜山葢屋治田為久
留計至平秀吉病死倭始撤歸而其時疲中國以
捍外藩七八年矣

三十六年十月封朝鮮世子琿為王

先是高麗王昖庶長子臨海君珒陷賊中驚憂成疾
次子光海君琿收集流散頗著功績請立為嗣時國
儲未建中外恫疑禮部尚書范謙于朝鮮易封事三
疏力持卒不許至是昖卒從其國臣民請許之次年

二月諡昖曰昭敬至熹宗天啓三年四月朝鮮國人廢琿而立其姪綾陽君倧四年四月封倧爲國王

愍帝崇禎十年正月朝鮮告急命調各鎮舟師赴援三月山東廵撫顔繼祖奏屬國失守江華已破世子被擒國王出降宜急勑鎮臣以堅守皮島爲第一義

帝以不能協圖匡救切責之亡何皮島亦破朝鮮遂降于

大清與明絶矣

王圻曰高麗分八道中曰京畿統三郡楊根豐德水城三府漢城開城長湍七州楊廣潤果驪谷坡三縣交河三登土山東曰江源統七郡忻城通川松岳高城平海寧越旌善五府襄陽江陵三陟淮陽鐵原四州原江榥渶十縣平康安昌烈山麒麟酒泉丹城蹄麟蔚珍瑞和歙谷本濊貊地西曰黃海統三郡遂安延安平邦三府平山瑞興承天五州黃海白仁愛八縣安岳三和龍岡江西咸從牛峯文化長淵古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統三郡靈巖古阜珍島二府全州南原四州羅濟光昂二十三縣萬頃茂長鎮安扶安全渠康津興德黃成樂安昌平濟南會寧大江臨波古阜南陽富順扶寧

麻仁緒城海南神云移安本弁韓地東南曰慶尚統七郡尉山咸陽熊川陝川永川梁山清道六府金海善山寧海密陽安東昌原五州泗慶尚晉尉一十三縣清河東萊義城義興開慶巨濟昌寧三嘉安陰昌原山陰高靈守城乃辰韓地西南曰忠清統四郡清風溫陽天安林川九州忠矜興清靖禮公幸洪七縣永春扶餘保寧報恩石城連山燕岐皆古馬韓域東北曰咸鏡統三郡端川蜀莫寧遠五府咸興鏡城永興惠州安邊九州延德開利城蘇合會寧燕隋本高句麗地西北曰平安統九郡嘉山那山价川熙川云興宣州江界慈山龍川九府平壤咸川見仁寧邊定遠江東合蘭昌城廣利一十

六州安豐定青鐵平撫常義宿網渭朔銀眾昇六縣德川孟山陽德中和泰川江東本

朝鮮故地其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地廣物衆州縣

雄巨最為富庶俗尚詩書人才之多倍于諸道平安

咸鏡二道邊境接靺鞨俗尚弓馬兵卒精强東西南瀕

海北隣女直西北抵鴨渌江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

日本雞籠山附

元世祖至元三年八月遣使往日本

先是元年從高麗人趙彝等言以日本國可通擇可

奉使者至是命兵部侍郎赫德等充國信使持國書
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禃遣使導詣使往不至而還五
年九月命赫德等復持書往至對馬島爲日本人所
拒僅執其塔二郎彌二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送還
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十月又命秘書監趙
良弼往至八年九月高麗王植遣通事道送至其國
日本始遣彌四郎者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五
月高麗王兩以書往皆不報十一年三月命以舟師征

日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擄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鐵許之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爾哈右丞范文虎及征東元帥實都洪察球爾等率十萬人征之行省官議事不相下全師盡喪十萬之衆得還者敗卒于閶莫青吳萬五三人耳二十一年以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

中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積翁不果至二十三年帝以日本未嘗內侵今交阯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阯成宗大德三年遣僧寧一山者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明史外國傳曰日本古倭奴國唐咸亨初改日本以近東海日出而名也地環海惟東北限大山有五畿七道三島共一百十五州統五百八十七郡其小國數十皆服屬焉國小者百里大者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千多不過一二萬國主世以王為姓

羣臣亦世官宋以前皆通中國朝貢不絶元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舟師征之至五龍山遭暴風軍盡没後終元世未甞通明興方國珍張自誠相繼誅服諸豪亡命往往糾島人入寇山東濵海州縣

臣等謹案馬端臨考載日本疆土所至與國王世系及物産風俗甚詳其奉職貢自漢武帝迄宋寧宗嘉泰時未甞絶王圻本謂遼時亦入貢究未見于史金之世概無聞焉故續考斷自元始

明太祖洪武二年三月遣使詔諭日本國

時遣行人楊載往且詰以入寇之故其王良懷不奉

命復寇山東轉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

郡三年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責讓之良懷禮遇甚

優遣其僧奉表稱臣且送還被掠人口帝念其俗佞

佛可以西方教誘之乃命僧祖闡等至其國國人頗

敬信而王則傲慢無禮拘之二年而後還京時良懷

年少有持明者與之爭立國内亂又頻入寇掠命移

牒責之自後胡惟庸謀逆欲藉日本為助乃厚結寧波衛指揮林賢佯奏賢罪謫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尋奏復賢職遣使召之其王遣僧如瑤率兵四百餘人詐稱入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劒其中既至而惟庸已敗計不行越數年其事始露乃族賢而怒日本決意絶之專以防海為務後著祖訓列不征之國十五日本與焉自是倭使不至而海上之警亦漸息

王圻曰倭風順四五日可至寧波六七日可至天

津衛七八日可至登萊但登萊等處海中多礁石不便行舟耳倭之始通中國實自遼東由六朝及今乃從南道浮海猝自温州寧波入東北風迅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而西南風迅自此之彼亦約四五日程葢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長行可四五月南北短行三月而皆極于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

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馬故也

成祖永樂三年十一月日本王源道義遣使獻賊俘于朝先是對馬臺岐諸島賊掠濵海居民因倭使諭其王捕之王發兵盡殲其衆縶其魁二十人以獻六年十二月其國世子源義特遣使來告父喪賜謚恭獻封

義特為國王時海上復以倭警告九年寇磐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十七年倭船入王家山島都督劉榮率精兵疾馳入望海堝賊數千人分乘二十舟直抵馬雄島進圍望海堝榮發伏出戰奇兵斷其歸路賊奔櫻桃園榮合兵攻之斬獲千二百九十餘榮封廣寧伯自是倭不敢窺遼東二十年倭寇象山至英宗正統四年五月倭船四十艘連破台州桃渚寧波大嵩二千户所又陷昌國衛大肆殺掠八年五月

寇海寧景帝景泰四年貢使至臨清掠居民貨天順
初其王源義政移書朝鮮王令轉請遣使謝罪廷議
使臣不得仍前肆擾成化四年十一月倭使傷人于
市曲赦之孝宗弘治九年三月王源義高遣使來京
還至濟寧其下仍持刀殺人詔嚴防禁武宗正德五
年春時劉瑾竊柄納其王源義澄所使宋素卿黃金
千兩賜飛魚服前所未有也素卿鄞縣朱氏子名縞
幼習歌唱倭使見悅之而縞叔澄負其直因以縞償

至是充正使至蘇州澄與相見後事覺法當死瑾庇之謂已自首並獲免

臣等謹按王圻謂永樂初西洋之役雖威震海表而華人習知遠夷饒金寶夷人亦知我海道奸闌出入彼此相糾故海中寇盜復起若非廣寧之捷厥禍未已然以明史考之則倭之搆禍實與明代相終始矣

世宗嘉靖二年五月議絶倭使

時其使宗設先抵寧波未幾素卿偕瑞佐復至互爭真偽素卿賄市舶太監賴恩宴時坐素卿于宗設上船後至又先為驗發宗設怒與之鬬殺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紹興城下素卿竄匿他所免凶黨還寧波所過焚掠奪船出海都指揮劉錦戰沒巡按御史歐珠據素卿狀言西海路多羅氏義興者向屬日本統轄無入貢例因貢道必經西海正德朝勘合為所奪我不得已以弘治朝勘合由南海路起程比至寧波

因詰其偽致啓釁部議素卿言未可信宜移咨其王究治報可御史熊蘭等交章言素卿罪重不可貸請并治賴恩及海道副使張芹等閉關絶貢事方議行會宗設黨中林望古多羅逸出之舟為暴風飄至朝鮮朝鮮人擊斬三十級生禽二賊以獻給事中夏言因請逮赴浙江會所司與素卿雜治至四年獄成素卿及中林望古多羅並論死十八年七月其王源義晴貢使至寧波守臣以聞時不通貢者已十七年敕

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覈果誠心效順如制遣送否則却回且嚴居民交通之禁至二十三年七月部議却之其人利互市留海濵不去巡按御史高節請治沿海文武將吏罪嚴禁奸豪交通內地諸奸利其交易多為之囊槖終不能盡絕二十六年十二月倭犯寧台二郡大肆殺掠二郡將吏並獲罪時各島諸倭歲常侵掠濵海奸民又往往勾之浙江巡撫無制福興等軍事朱紈乃嚴為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

便宜斬之由是閩浙大姓素為倭内主者失利而怨紈紈又數騰疏于朝顯言大姓通倭狀以故閩浙人皆怨之而閩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閩産也上疏詆紈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又奪紈官羅織其擅殺罪紈自殺自是海禁復弛亂益滋甚三十二年三月諸倭大舉入寇初浙江設市舶以中官主之駐寧波帝即位盡撤中官并撤市舶海濵奸人遂擦其利始猶商主之及嚴禁通

畨遂移之貴官家負其直者愈甚索之急則以危言
嚇之或又以好言紿之倭喪其貲不得返已大恨而
大奸若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素窟其中以内地不
得逞悉逸海島爲主謀倭聽指揮入寇海中巨盜遂
襲倭服飾旗號並分艘掠内地無不大利倭患日劇
廷議復設巡撫三十一年七月以僉都王忬任之而
勢已不可撲滅至是汪直勾引諸倭連艦數百蔽海
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濵海數千里同時告警三十三

年以李天寵代忬又命兵部尚書張經總督軍務徵兵四方協力進勦

王忬曰倭之入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多則犯閩彭湖島分䑸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

而犯定海經大猫洋入金塘蛟門則犯象山奉化由東西而入湖頭則犯昌國入石蒲關則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犯錢塘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滙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滕角嘴犯瓜儀常鎮等若在大洋而風歘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鹹城口則犯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

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難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刼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

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伊紀等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皆因商于薩摩而附行者葢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附貢船或因商船而來其在寇船率皆貧而惡者且山城君山城君倭王别號也號令久不行于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義相吞噬今惟豐後强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滅亡倭盖無常尊

定主矣

三十四年九月官軍殲倭賊于楊林橋

先是倭賊抄掠四出復合新倭突犯嘉興至王江涇乃為張經擊斬千九百餘級餘奔柘林其他倭復掠蘇州境出入太湖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倭法嚴人皆致死官軍素怯所至奔潰帝遣工部侍郎趙大華督察軍情文華顛倒功罪諸軍益解體經天寵並被逮代以楊宜胡宗憲時賊勢蔓延江浙無

不蹂躪新倭來益衆益肆毒每自焚其舟登岸刼掠自杭州北新關西剽淳安突徽州至太平府復犯南京又抵滸墅爲官軍所圍追及於楊林橋殲之是役也賊不過六七十人而經行數千里殺傷幾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應天廵撫曹邦輔以捷聞文華忌其功以倭巢于陶宅乃大集浙直兵與宗憲親將之又約邦輔合勦並營于松江之甎橋倭悉鋭來衝遂大敗文華氣奪賊益熾自樂清登岸流刼黃巖諸縣

被殺擄者無算至嵊縣乃殲之亦不滿二百人而深入三府歷五十日始平其先一枝自山東日照流刦東安衛以至清河阻雨為徐邳軍所殲亦不過數十人流害千里殺戮千餘其悍如此而文華自詡橋之敗見倭寇勢盛侵犯無虛日乃妄以寇息請還朝

王圻曰倭國在海東南其地分五畿七道詳馬端臨考

最為雄長居邪馬臺王自稱泰伯後唐咸亨年間更號為日本其人嗜酒信巫輕生好殺性貪譎以

刧掠為生兵刄極犀利裸身赴鬬慣舞雙刀輕儇跳躍能以寡勝衆至刧營設伏華人輒墮其術其俗飲食常用磁器漆器尊敬處用土器有筋匙男披髮而束之人佩短刀婦人拔其眉黛其額髮垂背而續之以髢長曳地男女治容者黒其齒會時蹲坐為禮道遇尊長脫鞋履而過人喜啜茶道傍有茶店邀人啜茶如漢人入酒館也富貴家用茶末僧徒習佛經者知漢字男女服染青質白文男

衣過膝而止其城池附在山城盡築四座名聚快樂院俱在大界等處每城週圍三四里大石高聳三四重河濶二十餘丈內蓋大樓閣有九層粧黄金下隔壁房百餘間甞東西遊臥令人不知以防險害其國有天王者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有國王者受國事掌兵馬盛衰强弱更替不常有官名關白者即丞相職代相更替專國政兵馬國中平原橋

滕四姓為日本巨族相竊據為國王天王子娶于其族國王子娶諸大臣家刑無笞杖賦三分之一無他徭工役皆募為之長于步戰怯于水陣精刀法鳥銃而疎鎗弓大舟每駕櫓三十六枝次三十枝又次二十枝近亦有閩人教造閩船者其民有犯罪者不論輕重犯贓者不論多寡即時殺之

三十五年遣使諭日本

從總督胡宗憲請遣寧波諸生蔣洲陳可願往諭日

本國王禁戢島寇招還通番奸商許立功免罪乃留洲傳諭各島而送可願先還時兩浙皆被倭而慈谿焚殺獨慘餘姚次之浙西柘林乍浦烏鎮皂林間皆為賊巢前後至者二萬餘人七月宗憲言賊首毛海峯自陳可願還一敗倭寇于舟山再敗之瀝表徐海陳東麻葉方連兵攻圍桐鄉宗憲設計間之海遂擒東葉以降盡殲其餘衆于下浦未幾復蹴海于梁莊海亦授首餘黨盡滅江南浙西諸寇略平而江北則

犯丹陽及掠瓜州燒漕船者明春復犯如臯海門攻通州掠揚州高郵入寶應遂侵淮安府集于廟灣逾年乃克其浙東則盤据舟山亦先後為官軍所襲三十六年宗憲遣蔣洲招汪直等十月豐後太守源義鎮等遣其屬隨直等抵舟山之岑港既入見宗憲厚禮之令謁巡按御史王本固于杭州本固以屬吏其黨王滶等遂焚舟登山據岑港堅守逾年新倭大至屢寇浙東三郡其在岑港者徐移之柯梅造新船出

海宗憲亦不之追十一月賊揚帆南去泊泉州之浯
嶼掠同安諸縣攻福寧州破福安寧德明年四月遂
圍福州經月不解福清永福諸城皆被攻燬蔓延于
興化奔突于漳州其患盡移于福建而潮廣間亦紛
紛以倭警聞矣
四十年浙東江北諸倭寇以次平
明年十一月倭陷興化府大殺掠移據平海衛遠近
震動亟徵俞大猷戚繼光劉顯諸將合擊之其侵犯

他州縣者亦為諸將所破福建亦平其後廣東巨寇曾一本黃朝太等無不引倭為助隆慶時破碣石甲子諸衛所化州石城吳川陽江諸縣悉遭焚掠并轉入雷廉瓊三郡萬歷二年又犯寧紹台溫四郡陷廣東銅鼓衛雙魚所三年犯電白四年犯定海八年犯浙江韭山及福建澎湖東湧十年犯溫州又犯廣東十六年犯浙江然是時疆吏懲嘉靖之禍海防頗飭賊來輒失利其犯廣東者為蜑賊梁本豪勾引勢尤

猖獗總督陳瑞集衆軍擊之斬首千六百餘級沉其船百餘艘本豪亦授首帝為告謝郊廟宣捷受賀

王圻曰國初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幾于萬里其大為衛置軍四千六百四十人其次為所置軍一千一百餘人又次為巡檢司置弓兵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皆大小相維經緯相錯星羅棊布狼顧犬防故所在製有數百料大船八櫓哨船若風尖快船高把哨船十槳飛船凡五等至如定海昌國貢

道所經切近彼島則船數倍蓰他處而以時出哨各有限準如三月為頭哨四月為二哨五月為三哨號大汛至六月收港避風及秋七八九月亦如前為小汛汛畢回衛休息責令各取印信到單海物為驗若至各港次㬥所則又設有水寨營柵以上舍之而統以指揮千百户鎮撫總以閫職督以憲臣所以制禦之者密矣而歳久人玩法去盜生二十年來山頽瀾倒當事者見不可用遂别募以

克遠徵以禦改造巨艦一切從宜而舊法因廢不講則亦懲咽之過矣自頃客兵驕暴鮮克宣勞故中外爭言鄉兵似矣然狗名弗思終屬具文夫所謂鄉者對客兵而言豈謂是荷鋤秉耜猶奴牧豎然哉竊謂衛所縣司軍壯弓兵之類宜因舊法潤澤損益之務足故伍或抽蒸丁或僉壯士無論軍舍通融湊攢優與津給而以其半哨守其半團練更迭肄之俾皆可戰或慮一時未習不足應猝則

量留舊募以備緩急久之或可盡罷此目前備禦之長策也

神宗萬歷十九年倭酋陷朝鮮命出師東征

日本故有王其下稱關白者最尊時朝鮮奏倭酋關白平秀吉聲言明年來犯不知其謀已也二十年遂陷朝鮮中國亦喪師糜餉垂七載關白死禍始休見前朝鮮條諸倭亦皆退守島巢東南稍安秀吉凡再傳而亡終明之世通倭之禁甚嚴閭巷小民至指倭相詈

罵甚以喋其小兒女云

王圻曰平秀吉自丙戌年萬歷十四年擅改倭國山城

壬辰年二十入寇高麗將天王二十九年改為文禄

元年吉自為大閤王猶言國王也以關白與養子孫七

郎每年元旦率大臣一謁天王他時並不相接時

平清盛秉政父子兄弟盤據要路驕奢淫虐道路

側目原頼朝竄伊豆州起兵據關東乘勝逐平氏

平氏仍據筑前等九州與原各分其地連年相攻

殺賴朝之孫為原家康亦歸服于秀吉嘗計取六十六州分為二關東號相板關西號赤門關二關各有船隻數千二月悉至千丈溪點齊選兵自十八歳至五十而止善機詐者雖年七十亦用之其所奪州必質其子弟各州實非心服乃威計所迫耳

雞籠山

明史雞籠山傳曰世宗嘉靖末倭寇擾閩大將戚

繼光敗之倭遁居于雞籠山之淡水洋其黨林道乾從之已道乾懼為倭所併又懼官軍追擊揚帆直抵浡泥攘其邉地以居號道乾港而雞籠遭倭焚掠國殘破初悉居海濵既遭倭難稍稍避居山後忽中國漁舟從魍港飄至遂往來通販以為常至萬歴末紅毛番泊舟于此因事耕鑿設闤闠稱臺灣焉崇禎八年給事中何楷陳靖海之策言自袁進李忠楊禄楊策鄭芝龍李魁奇鍾斌劉香相

繼為亂海上歲無寧息今欲靖寇氛非墟其窟不可其窟維何臺灣是也臺灣在彭湖島外距漳泉止兩日夜程地廣而腴初貧民時至其地規魚鹹之利後見兵威不及往往聚而為盜近則紅毛築城其中與奸民互市屹然一大部落墟之之計非可干戈從事必嚴通海之禁俾紅毛無從謀利奸民無從得食出兵四犯我師乘其墟而擊之可大得志紅毛舍此而去然後海氛可靖也時不能用

又曰雞籠山在彭湖嶼東北故名北港又名東番去泉州甚邇地多深山大澤聚落星散無君長有十五社社多者千人少或五六百人無徭賦以子女多者為雄聽其號令雖居海中酷畏海不善操舟老死不與鄰國往來永樂時鄭和徧歷東西洋靡不獻琛恐後獨東番遠避不至和惡之家貽一銅鈴俾挂諸項葢擬之狗國也四時以草青為歲首土宜五穀而不善水田地多竹大至數拱長十

丈以竹構屋覆之以茅廣且長聚族而居中多大溪流入海水淡故其外名淡水洋

又曰其地北自雞籠南至浪嶠可一千餘里東自多羅滿西至王城可九百餘里水道順風自雞籠淡水至福州港口五更可達自臺灣港至彭湖嶼四更可至自彭湖至金門七更可達東北至日本七十更可達南至呂宋六十更可達蓋海道不可以里計舟人分一晝夜為十更故以更計道里云

佛郎機呂宋美洛居附

武宗正德十三年正月佛郎機遣使請封

佛郎機近滿剌加時據其地逐其王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請封始知其名詔給方物之直遣還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兒為食已而賄緣鎮守中貴許入京師帝南巡其使火者亞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學其語以為戲其留懷遠驛者益掠買良民築室立寨為久居計亞三侍帝驕甚從駕入都居會同館

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撻之彬大詬曰彼嘗與天子嬉戲肯跪汝小官耶十六年帝崩亞三下吏治自言本華人為番人所使乃伏法絶其朝貢其年七月又以接濟朝使為詞攜土物求市守臣請抽分如故事詔復拒之

明史佛郎機傳曰其人長身高鼻貓睛鷹嘴拳髮赤鬚好經商恃強陵轢諸國無所不往後又稱干系臘國所産多犀象珠貝衣服華潔貴者冠賤者

笠見尊者則去之初奉佛教後奉天主教市易但伸指示數雖累千金不立約契有事指天為誓不相負自滅滿剌加巴西吕宋三國海外諸番無敢與抗者

又曰正德十五年御史邱道隆言滿剌加乃敕封之國而佛郎機敢併之且啗吾以利邀求封貢決不可許宜却其使臣明示順逆令還滿剌加疆土方許朝貢倘執迷不悛必檄告諸番聲罪致討御

史何鰲言佛郎機最凶狡兵械較諸番獨精前歲
駕大舶突入廣東會城礮聲殷地留驛者違制交
通入都者桀驁爭長今聽其往來貿易勢必爭鬬
殺傷南方之禍殆無紀極祖宗朝貢有定期防有
常制故來者不多近因布政吳廷舉謂缺上供香
不問何年來即取貨致番舶不絕于海澨蠻人雜
遝于州城禁防既疎水道益熟此其所以乘機突
至也乞悉驅在澳番舶及番人潛居者禁私通嚴

守備庶一方獲安疏下禮部言道隆先宰順德鰲即順德人故深晰利害宜俟滿剌加使臣至廷詰佛郎機侵奪鄰邦擾亂内地之罪奏請處置其他悉如御史言報可

世宗嘉靖二年佛郎機入寇官軍擊走之先是其將別都盧以巨礮利兵肆掠滿剌加諸國横行海上復率其屬疎世利等駕五舟擊破巴西國至是遂寇新會之西草灣指揮柯榮百户王應恩禦之

轉戰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衆齊進生擒别都盧跡世利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十五級獲其二舟餘賊復牽三舟接戰應恩陣亡賊亦敗遁官軍得其艘即名為佛郎機副使汪鋐進之朝九年秋鋐累官右都御史上言塞上墩臺城堡當用其所進佛郎機坐收不戰之功帝悦即從之火器之有佛郎機自此始然將士不善用迄莫能制寇也二十六年佛郎機犯漳州初廣東文武官月俸多以沓貨代時貨至者寡

有議復許佛郎機通市者給事中王希文力爭乃定令諸番貢不以時及勘合差失者悉行禁止由是番舶幾絶巡撫林富以粤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番舶不至則公私皆窘因言許佛郎機互市其利有四一供御用一充軍餉一粤西仰給粤東有徵發可濟措辦一小民懋遷爲生得以販易衣食其中從之自是佛郎機得入香山澳爲市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來不絶至是年朱紈爲巡撫嚴禁通番其人無所獲利則整衆犯漳州之月港浯嶼副使柯喬等

禦却之二十八年佛郎機犯詔安官軍迎擊于走馬溪生擒賊首李光頭等九十六人餘遁去巡撫朱紈用便宜斬之怨紈者御史陳九德遂劾其專擅遣給事中杜汝禎往驗言此滿剌加商人歲招海濱無賴之徒往來鬻販無僭號流劫事紈擅自行誅誠如所劾遂被逮自殺葢不知滿剌加即佛郎機也自紈死海禁復弛佛郎機遂縱横海上無所忌而其市香山澳壕鏡者至築室連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將吏不

肖者反視為外府矣

明史佛郎機傳曰嘉靖四十四年偽稱滿剌加入貢已改稱蒲都麗家守臣以聞下部議言必佛郎機假托乃却之萬歷中破滅呂宋盡擅閩粤海上之利勢益熾至三十四年又于隔水青州建寺高六七丈閎敞奇閟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毁其高墉不果明年番禺舉人盧廷龍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海還我壕鏡故地當事不能用

番人既築城聚海外雜番廣通貿易至萬餘人吏
其土者皆畏懼莫敢詰甚有利其寶貨佯禁而陰
許之者總督戴燿在事十三年養成其患番人又
潛匿倭賊敵殺官軍四十二年總督張鳴岡檄番
人驅倭出海因請申明約束從之居三年設叅將
于中路雍陌營調千人戍之防禦漸密天啓元年
守臣慮其終為患遣監司馮從龍等毀其所築青
州城番亦不敢拒其時大西洋人來中國亦居此

澳蓋番人本求市易初無不軌謀中國疑之過甚迄不許其朝貢又無力以制之故議者紛然然終明之世此番固未嘗為變也

明神宗實録萬歴四十二年總督張鳴岡上言粤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賊猶虎之傅翼也今檄番人驅倭出海一旦斥遣不費一矢此聖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番尚存有謂宜勦除者有謂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者顧兵難

輕動而壕鏡在香山内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于我一懐異志我即致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不如申明約束内不許一奸闌出外不許一倭闌入無啓釁無弛防相安無患之為愈也部議從之

按明史佛郎機傳壕鏡在香山縣南虎跳門外先是暹羅占城瓜哇琉球浡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于高州之電白

互市詳市糴考

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黄慶納賄請于上官移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閩粤商人趨之若鶩久之其來益衆諸國人畏之遂專為所據矣

美洛居

明史美洛居傳曰神宗萬歷時為佛郎機所攻其酋戰敗請降乃宥令復位歲以丁香充貢不設戍兵而去已紅毛番横海上知佛郎機兵已退乘虛

直搗城下執其酋語之曰若善事我我爲若主殊勝佛郎機也酋不得已聽命復位如故佛郎機酋聞之大怒率衆來攻道爲華人所殺語具呂宋傳時紅毛番雖據美洛居率一二歲率衆返國既返復來佛郎機酋子既襲位欲竟父志大舉兵來襲值紅毛番已去遂破美洛居殺其酋立己所親信主之無何紅毛番又破其城逐佛郎機所立酋而立美洛居故王之子自是歲搆兵人不堪命華人流寓

者遊說兩國令各罷兵分國中萬老高山為界山以北屬紅毛番南屬佛郎機始稍休息而美洛居竟為兩國所分

又曰美洛居俗訛為米六合居東海中頗稱饒富酋出威儀甚備所部合掌伏道旁男子削髮女椎結地有香山雨後香墮沿流滿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積充棟以待商舶之售東洋不産丁香獨此地有之可以辟邪故華人多市易

渤海 新羅 靺鞨 濊貊附

遼太祖天贊四年十二月舉兵親征渤海大諲譔閏月圍扶餘府次年正月拔其城誅其守將又遇諲譔老相兵破之遂圍輝罕城諲譔素服稾索牽牛率僚屬三百餘人出降帝優禮而釋之越數日諲譔復叛攻其城破之駕幸城中諲譔請罪馬前詔以兵衛諲譔及族屬以出二月改元天顯又改渤海國為都木達輝罕城為天福册太子倍為人皇王以主之七

月衛送大諲譔于皇都西築城以居之其後又改扶餘為黃龍府

臣等謹按葉隆禮契丹國志云先是渤海國王大諲譔本與奚契丹為脣齒國太祖初興併吞八部繼及奚國大諲譔深憚之陰與新羅諸國結援太祖知之集議未決後因遊獵有黃龍在其殰屋上連發三矢殪之龍墜其前後太子德光建黃龍府即其地也今以紀考之則以扶餘府為黃龍府有

不相合者又太祖九年十月及天贊四年十一月新羅皆有通貢事天顯元年二月渤海既平靺鞨與濊貊兩國俱來貢太宗會同元年八月靺鞨又來貢以已見土貢考茀附載之若遼以後則諸國俱無可述者

又按契丹國志四至隣國謂東南至新羅國西以鴨渌江東八里黄土嶺為界至保州一十一里若靺鞨則謂為東北境與鐵驪為界無君長統轄春

夏居室中秋冬則穿地為洞深可數丈居以避寒不進貢契丹亦不爭戰惟以細鷹等與契丹交易（見互市門）西南至上京五千里而濊貊則不載

哈斯罕

遼聖宗開泰元年哈斯罕大王呼勒希來朝

至天祚帝天慶六年十一月東面行軍副統馬格等攻之敗績哈斯罕始與遼絶金時哈斯罕其所屬部也

鐵驪

遼興宗重熙十六年鐵驪仙門來朝加右監門衛大將軍

臣等謹按遼史鐵驪自太祖迄道宗朝無歲不貢（見土貢考）此則以仙門始入貢而特加以官耳至天祚帝乾統時鐵驪貢遂絶

又按契丹國志鐵驪（作鐵青）國言語衣服屋宇耕養稍通阿異眉等國無君長皆雜處山林西南至上

京五千餘里

博羅滿達烏舍附

遼聖宗太平七年博羅滿達部遣使來貢

其後人户亦往往來附以方物進者歲相踵

臣等謹按遼史聖宗太平二年鐵驪遣使獻烏舍十六户王圻云博羅滿達部多烏舍民户疑烏舍乃博羅滿達鄰部也若三部入貢事俱見土貢考

又按契丹國志烏舍等國各一萬餘户西南至生

女直國界衣服耕種屋宇語言與女直異西至上京四千餘里

富珠哩

遼聖宗統和二十二年富珠哩偕烏舍等部來朝開泰時亦如之

臣等謹按哈斯罕鐵驪博羅滿達烏舍富珠哩等俱不知其所自始惟見于遼史遼後亦無可述者

又按渤海以下諸國王圻續考皆列為東南夷今

考遼之建國東至高麗南至宋登萊州西至雲中府北至蒙古以契丹國志地里圖及鄰國四至考之則渤海新羅靺鞨在其東鐵驪烏舍在其東北故改附于東夷之後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至四十

主事臣陳若霖覆校

總校官內閣中書臣孫溶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八

四裔考

東南夷

琉球 三嶼附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遣使持詔諭琉球

是年九月從海船副萬户楊祥請以六千軍往降之

不聽命則遂伐之繼有書生吳志斗生長福建熟知

海道利病以為若欲收附且就彭湖發船往諭相水勢地利然後興兵未晚乃命祥充宣撫使給金符吳志斗禮部員外郎阮鑒兵部員外郎並給銀符往使琉球二十九年三月自汀路尾澳舟行四月至彭湖琉球而還成宗元貞元年九月福建省平章高興遣人赴琉球國擒生口一百三十餘人

臣等謹按馬端臨考載琉球事僅見於隋大業時元史外國傳謂漢唐以來史所不載近代諸番市

舶不開至其國者琉球在南海之東漳泉與福四州界内彭湖諸島與彼相對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烟若霧西南北岸皆水至彭湖漸低近琉球則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到彭湖以下遇颶風發漂流落漈回者百一蓋琉球在外夷最小而險云

又元史外國傳曰三嶼國近琉球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選人招誘之平章政事巴延等言此國之民

不及二百户時有至泉州為商賈者去年軍船入琉球過其國國人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他志也乞不遣使從之

明太祖洪武五年正月命以即位建元詔告琉球琉球國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為姓而中山最強是年遣行人楊載使其國至九年夏前所遣刑部侍郎李浩自其國歸言琉球不貴紈綺惟貴磁器鐵釜自是賞賚多用諸物十五年中山王察

度山南王承察度與山北王怕尼芝爭雄互相攻伐命內史監丞梁民賜之勅令罷兵息民三王並奉命偕肄業國學明年山北王怕尼芝卒子攀安知嗣二十五年中山山南王從子及寨官子琉球入貢事俱詳土貢考

十九年春令山南生肄國學者歸省冬復來中山亦遣寨官子及女官生姑魯妹二人先後來肄業其感慕華風如此

王圻曰其國有大琉球小琉球其俗去髭𩭾手羽

冠毛衣殺人祭神無禮節好剽掠其産鬪鏤樹硫黄胡椒熊羆豺狼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颿利舶七日可至其國自古不聞於中朝隋海師何蠻羽騎尉朱寛訪得之虜其男女五千人元遣人招諭不從國王初姓歡斯名渴剌兠後嗣王曰尚圓曰尚真曰尚清分為三王

成祖永樂二年二月命中山王世子武寧襲位

武寧遣使告父喪遣官祭賻遂有是命四月山南王

從弟王應祖亦遣使告承察度之喪謂前王無子傳位應祖乞加朝命且賜冠帶從之時山南使臣私齎白金詣處州市磁器事發當論罪帝貰之四年中山進奄豎數人帝以不可絕人類還之五年四月中山王世子思紹遣使告父喪封賜如前儀十一年山南王應祖為其兄達勃期所弒諸寨官討誅之推應祖子他魯每為主以十三年三月請封從之二十二年春中山世子尚巴志來告父喪祭賻如常儀

仁宗洪熙元年勅封巴志為中山王

至正統七年正月中山世子尚忠來告父喪時山北山南倶已為中山所併詳土貢考命給事中余忭等封忠為中山王勅使之用給事中自茲始忭等還受其黃金沉香倭扇之贈為偵事者所覺並下吏杖而釋之十二年二月世子尚思達來告父喪命官往封景泰二年思達卒無子其叔父金福攝國事如例往封之五年二月金福弟泰久奏長兄金福殂次兄布里與兄子志魯爭立

兩傷俱隕國中臣民推臣權攝國事明年四月封泰久為王六年三月世子尚德來告父喪亦封為王成化七年三月世子尚圓來告父喪封為王十四年四月卒其子尚真來告喪乞嗣爵命往封之嘉靖五年尚真卒其世子尚清請封十一年乃命給事中陳侃等持節往封及還却其贈十四年貢使至仍以所贈黃金四十兩進於朝乃敕侃等受之三十六年來告尚清之喪封其世子尚元為王

神宗萬歷四年七月遣官封尚永爲中山王

先是元年冬尚永遣使告父喪請襲爵至是封之十

九年尚永卒二十三年世子尚寧請襲福建巡撫許

孚遠以倭氛未息請從領封之議禮官范謙議如其

言二十八年其陪臣請如祖制禮官余繼登言累朝

冊封琉球伐木造舟動經數歲使者蹈風波之險小

國苦供億之煩宜一如前議帝雖可之而卒遣使往

至三十三年七月渡海竣事四十年其國爲倭寇所

破天啓三年尚寧已卒其世子尚豐請封時中國多

事科臣應使者亦憚行故封典久稽至崇禎二年又

請封命遣官如故事乃命戸科給事中杜三策行人

揚掄往成禮而還

和蘭

明神宗萬歷二十九年和蘭駕大艦薄香山旋引去

和蘭又名紅毛番地近佛郎機永樂宣德時鄭和七

下西洋歷諸番數十國無所謂和蘭者其人深目長

鼻髮眉鬚皆赤足長尺二寸頎偉倍常時福建商人歲給引往販大泥吕宋及咬𠺕吧者和蘭人就諸國轉販未敢窺中國自佛郎機市香山據吕宋和蘭聞而慕之至是駕大艦携巨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則轉薄香山澳澳中人數詰問言欲通貢市不敢為冦當事難之稅使李道即召其酋入城遊處一月不敢聞於朝乃遣還澳中人慮其登陸謹防禦始引去

三十二年七月和蘭駕艦抵彭湖

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與和蘭人

習語及中國事錦曰若欲通貢市無若漳州者漳南

有彭湖嶼去海遠誠奪而守之貢市不難成也其酋

麻韋郎曰守臣不許奈何曰稅使高寀嗜金銀甚若

厚賄之彼特疏上聞天子必報可守臣敢抗旨哉酋

曰善錦乃代為大泥國王書一移寀一移兵備副使

一移守將俾秀震齎以來守將陶拱聖大駭亟白當

事繫秀於獄震遂不敢入初秀與酋約入閩有成議當遣舟相聞而酋下急不能待即駕二大艦直抵彭湖時汛兵已撤如入無人之墟遂伐木築舍為久居計錦亦潛入漳州偵探詭言被獲逃還當事已廉知其狀并繫獄已而議遣二人諭其酋還國許以自贖且拘震與俱三人既與酋成約不欲自彰其失第云我國尚依違未定而當事所遣將校詹獻忠齎檄往諭者乃多攜幣帛食物覬其厚酬海濵人又潛載貨

物往市酋益觀望不肯去當事屢遣使諭之見酋語輙不遜愈為所慢而寀已遣心腹周之範詰酋說以三萬金餽寀即許貢市酋喜與之盟已就矣㑹總兵施德政令都司沈有容將兵往諭有容負膽智大聲論說酋心折乃曰我從不聞此言其下人露刃相詰有容無所懾盛氣與辨酋乃悔悟令之範還所贈金止以哆囉嗹玻璃器及番刀番酒餽寀乞代奏通市寀不敢應而撫按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由是接

濟路窮番人無所得食十月末揚帆去巡撫徐學聚
劾秀錦等罪論死遣戍有差
熹宗天啓三年巡撫商周祚以紅毛番遵諭遠徙聞
先是佛郎機横海上紅毛與爭雄復汎舟東來攻破
美洛居國與佛郎機分地而守後又侵奪臺灣地築
室耕田久留不去海上奸民闌出貨物與市已又出
據彭湖築城設守漸為求市計守臣懼禍說以毀城
遠徙即許互市番人從之果毀其城移舟去周祚以

聞然其據臺灣自若也已而互市不成番人怨復築城彭湖掠漁舟六百餘艘俾華人運土石助築尋犯厦門官軍禦之俘斬數十人乃詭詞求欵再許毁城遠徙而修築如故已又泊舟風櫃仔出没浯嶼白坑東椗莆頭古雷洪嶼沙洲甲洲間要求互市而海寇李旦復助之濱海郡邑為戒嚴

四年正月廵撫南居益發兵攻破紅毛番彭湖之警以息

初居益甫至即上言入境以來聞番船五艘續至與風櫃仔船合凡十有一艘其勢愈熾有小校陳士瑛者先遣往咬𠺕吧宣諭其王至三角嶼遇紅毛船言咬𠺕吧王已往阿南國因與士瑛偕至大泥謁其王王言咬𠺕吧國王已大集戰艦議往彭湖求互市若不見許必至搆兵蓋阿南即紅毛番國而咬𠺕吧大泥與之合謀必不可以理諭為今日計非用兵不可因列上調兵足餉方畧部議從之至是月遣將先奪鎮

海港而城之且築且戰番人乃退守風櫃城居益增兵往助攻擊數月冦猶不退乃大發兵諸軍齊進冦勢窘兩遣使求緩兵容運米入舟即退去諸將以窮冦莫追許之遂揚帆去獨渠帥高文律等十二人據高樓自守諸將破禽之獻俘於朝番警以息而其據臺灣者猶自若也

愍帝崇禎十年紅毛番薄廣州旋遁去

先是紅毛番為鄭芝龍所破不敢窺內地者數年乃

與香山佛郎機通好私貿外洋至是駕四舶由虎跳門薄廣州聲言求市其酋招揺市上奸民視之若金穴益大姓有為之主者當道鑒壕鏡事議驅斥或從中撓之會總督張鏡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已為奸民李葉榮所誘交通總兵陳謙為居停出入事露葉榮下吏謙自請調用以避禍為給事中凌義渠等所劾坐逮訊自是奸民知事終不成不復敢勾引而番人猶據臺灣自若

明史和蘭傳曰其本國在西洋者去中華絶遠華人未嘗至其所恃惟巨舟大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樹五桅後為三層樓旁設小牕置銅礮桅下置二丈巨鐵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稱紅夷礮即其製也然以舟大難轉或遇淺沙即不能動而其人又不善戰故往往挫衄其所役使名烏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其柁後置照海鏡大徑數尺能照數百里其人悉奉天主

教所產有金銀琥珀瑪瑙玻璃天鵝絨瑣服多囉嗹國土既富遇中國貨物當意者不惜厚資故華人樂與為市

呂宋 沙瑶吶嗶嘽附

明太祖洪武五年正月呂宋遣使偕瑣里諸國來朝永樂三年十月遣官齎詔撫諭其國至萬歷時佛郎機强與呂宋互市久之見其國弱可取乃奉厚賄遺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而許之其

人乃裂牛皮聨屬至數千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可奈何遂聽之而稍徵其稅如國法其人既得地即營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具為窺伺計竟乘其無備襲殺其王逐其人民而據其國名仍呂宋實佛郎機也

明史呂宋傳曰呂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佛郎機既奪其國遣酋來鎮慮華人

為變多逐之歸留者悉被其侵辱然華商嗜利趨
死不顧久之復成聚迨礦稅使者四出奸究蠭起
言利有閻應龍張嶷者言呂宋機易山素產金銀
歲可採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者即納其奏舉朝
駭異都御史溫純等連章力爭皆不聽遣人往勘
變妄言而呂宋疑中朝將襲其國諸流寓者將為
內應先後殺死者二萬五千餘人朝廷不能討其
後華人復稍稍往蠻人利互市亦不拒久之復成

聚而佛郎機時已併滿剌加益以呂宋勢愈强横遂據廣東香山澳築城互市患復中於粤矣

臣等謹按一統全圖呂宋今為干系臘所屬之國一名敏林臘又干系臘在西北絶境今為呂宋祖國云

又明史沙瑤吶嗶嘽傳曰沙瑤與吶嗶嘽接壤吶嗶嘽在海畔沙瑤稍紆入山隈皆與呂宋近男女蓄髮椎結男子用履婦女跣足以板為城竪木覆

茅為室崇釋教多建禮拜寺男女之禁甚嚴夫行在前其婦與人嘲笑夫即刃其婦所嘲笑之人不敢逃任其刺割盜不問大小輙論死孕婦將産以水灌之且以水滌其子置水中生而與水習矣物産甚薄華人商其地所携僅磁罌鍋釡之類重者至布而止後佛郎機據呂宋多侵奪隣境惟二國號令不能及

合貓里

明成祖永樂三年合貓里遣使來朝

時附爪哇使臣來

明史合貓里傳曰海中小國也土瘠多山山外大海饒魚蟲人知耕稼其國又名貓里務近呂宋商舶往來漸成富壤華人入其國不敢欺陵市法最平故華人為之語曰若要富須往貓里務有網巾礁老者最兇悍海上行劫舟若飄風遇之無免者然特惡商舶不至偶有至者待之甚善貓里務後

遭寇掠人多死傷地亦貧困商人慮為礁老所刼鮮有赴者

臣等謹按合貓里四至不可考考一統全圖亦不載而載有網巾嶕腦在吕宋之南蘇禄之北疑即是云

婆羅

明成祖永樂三年十月遣使者齎璽書綵幣撫諭婆羅四年十二月其國東西二王並遣使奉表朝貢

明史婆羅傳曰婆羅又曰文萊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唐時有婆羅國高宗時常入貢其地負山面海崇釋教惡殺喜施禁食豕肉犯者罪死有禮拜寺每祭用犧其王薙髮裹金繡巾佩雙劍出入徒步從者二百餘人萬歷時為王者閩人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留居其地後竟據其國而王之邸旁有中國碑王有金印一篆文上作獸形言永樂朝所賜民間嫁娶必請此印印背上以

為滎後佛郎機橫舉兵來擊王率國人走入山谷中放藥水流毒殺人無算王得返國佛郎機遂犯

呂宋

古麻剌朗

明成祖永樂十五年九月命使撫諭古麻剌朗時遣中官張謙齎勅及賜物撫諭之十八年八月其王幹剌義亦奔敦率妻子陪臣隨謙來朝禮之如蘇禄國賜以印誥冠帶等物明年正月辭還至福建遘

疾卒遣官諭祭謚康靖命其子剌苾嗣為王率衆歸

臣等謹按王圻續考及明史外國傳古麻剌朗東南海中小國也前此無可考明代事亦止此

爪哇 闍婆蘇吉丹日羅夏治重迦羅諸國附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詔出師征爪哇

先是遣使臣右丞孟琪往黥其面乃大舉兵西征十二月福建江西湖廣三省軍會泉州自後渚啓行明年正月水陸並進破其國而還

臣等謹按元史爪哇傳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番國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而其人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王圻續考謂爪哇即古闍婆國則風俗土產馬端臨考具詳之又明史列傳則云闍婆古曰闍婆達宋元嘉時始通中國唐曰訶陵又曰社婆其王居闍婆城宋曰闍婆皆入貢洪武十一年其王摩那駝喃遣使

來後不復至或曰爪哇即闍婆然元史爪哇傳不言且曰其風俗物產無所考又太祖時兩國並時入貢其王之名不同或本為二國其後為爪哇所滅然不可考矣

明太祖洪武二年遣使以即位詔諭爪哇三年又以平定沙漠頒詔於其國九月其王昔里八達剌蒲遣使奉金葉表來朝嗣是貢使屢至其國又有東西二王東蕃王勿院勞網結西蕃王勿勞波務至永樂四年西王

都馬扳與東王搆兵東王戰敗國被滅適朝使經東王地部卒入市西王國人殺之凡百七十人西王懼而謝罪帝賜勑切責命輸黄金六萬兩以償已而獻萬兩禮官請索如數帝曰朕欲使遠人畏罪耳寧利其金耶悉捐之天順四年其使者回至安慶酗酒與入貢番僧闘僧死者六人禮官請治伴送行人罪使者勑國王自治從之𢎞治十二年以後其使鮮至者王折曰有與瓜哇相接者為重迦羅髙山竒秀内

有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一二萬人田穀氣候與
爪哇畧同風俗頗醇國無酋長推年高有德者主
之又去數程曰孫陀羅琵琶拖曰丹重曰圓嶠曰
彭里不事耕作專尚寇掠與吉陀崎諸國相通商
船少至
明史爪哇傳曰其國近占城二十晝夜可至其建
國始於漢宣帝元康元年故宣德七年奉表書一
千三百七十六年地廣人稠性兇悍男子無少長

貴賤皆佩刀稍忤輙相賊故其甲兵為諸番之最字類瑣里無紙筆刻於茭蔁葉氣候常似夏稻歲二稔無几榻匕箸人有三種華人流寓者服食鮮華他國賈人居久者亦尚雅潔其本國人最汙穢好啖蛇蟻蟲蚓與犬同寢食狀黝黑猱頭赤脚崇信鬼道殺人者避之三日即免罪父母死舁至野縱犬食之不盡則大慼燔其餘妻妾多燔以殉其國一名莆家龍又曰下港曰順塔萬歷時紅毛番

築土庫於大澗東佛郎機築於大澗西歲歲互市中國商旅亦往來不絕其國有新村最號饒富中華及諸番商舶輻輳其地寶貨填溢其村主即廣東人永樂九年自遣使表貢

又明史蘇吉丹傳曰蘇吉丹爪哇屬國後訛為思吉港國在山中止數聚落酋居吉力石其水淺舟不可泊商船但往饒洞其地平衍國人皆就此貿易其與國有思魯瓦及猪蠻猪蠻多盜華人鮮至

又曰羅夏治傳曰日羅夏治近爪哇永樂三年同
碟里遣使附爪哇使臣入貢國小知種藝無盜賊
亦尚釋教所産止蘇木胡椒
又碟里傳曰永樂三年遣使附爪哇使臣入貢地
尚釋教俗淳少訟物産甚薄
三佛齊　文郎馬神　買哇柔附
明太祖洪武三年遣使詔諭三佛齊
明年其王馬哈剌札八剌卜遣使奉表入貢時其國

有三王曰怛麻沙那阿者曰麻那哈寳林邦曰僧伽烈宇蘭九年怛麻沙那阿者卒子麻那者巫里嗣明年遣使言嗣子不敢擅立請命於朝勅封為三佛齊國王時爪哇强已威服三佛齊而役屬之聞天朝封與已埒則大怒遣人誘朝使邀殺之天子亦不能問累其國益衰三十年爪哇據其國改其名曰舊港三佛齊遂亡國中大亂爪哇亦不能盡有其地華人流寓者往往起而據之有梁道明者廣州南海縣人久

居其國閩粵軍民泛海從之者數千家推道明為首雄視一方會指揮孫鉉使海外遇其子挾與俱來永樂三年以行人譚勝受與道明同邑命齎勅招之道明及其黨鄭伯可隨入朝四年舊港頭目陳祖義遣子士良道明遣從子觀政並來朝祖義亦廣東人雖朝貢而為盜海上貢使往來者苦之詐降於中官鄭和有施進卿者告之為和所禽獻於朝伏誅時施進卿適遣壻邱彥城來朝命進卿為舊港宣慰使雖受

朝命猶服屬爪哇其地狹小非故時三佛齊比也二

十二年進卿死許其子濟孫嗣洪熙元年許舊印為

火燬命重給之嘉靖末廣東大盜張璉作亂官軍已

報克獲萬歷五年商人詣舊港者見璉列肆為番船

長漳泉人多附之猶中國市舶官云

明史三佛齊傳曰其地為諸番要會在爪哇之西

順風八晝夜可至轄十五洲土沃宜稼語云一年

種穀三年生金言收穫盛而貿金多也俗富好淫

習於水戰隣國畏之地多水惟部領陸居庶民皆水居編筏築室繫之於樁水漲則筏浮無沉溺患欲徙則拔樁去之不費財力下稱其上曰詹卑猶言國君後大酋所居即號詹卑國改故都為舊港初也

本富饒自爪哇破滅後漸至蕭索商舶鮮至

臣等謹按馬端臨考三佛齊與干陀利各自為國明史則謂三佛齊古名干陀利宋孝武梁武帝皆遣使至宋為三佛齊顧炎武日知録謂韓愈廣州記

有干陀利註家皆闕以史考之梁書海南諸夷傳干陀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最梁王僧孺有謝賜干陀利所獻檳榔啟周弘正傳有罪應流徙敕以賜干陀利國陳書世祖紀天嘉四年干陀利國遣使獻方物惟宋書孝武帝紀孝建二年斤陀利國遣使獻方物南史同則又誤以干為斤矣

明史文郎馬神傳曰其國以木為城其半倚山酋

蓄繡女數百人出乘象則繡女執衣履刀劍及檳榔盤以從或泛舟則酋趺坐牀上繡女列坐其下輿相向或用以刺舟威儀甚都民多縛木水上築室以居如三佛齊男女用五色布纏頭腹背多袒或著小袖衣蒙頭而入下體圍以幔初用蕉葉為食器後與華人市漸用磁器尤好磁甕畫龍其外死則貯甕中以葬其俗惡淫奸者論死華人與女通輒削其髮以女配之永不聽歸女苦髮短問華

人何以致長紿之曰我用華水沐之故長耳其女信之競市船中水以沐華人故靳之以爲笑端女或悦華人持香蕉甘蔗茉莉相贈遺多與之調笑然憚其法嚴無敢私通者其深山中有村名烏龍里憚其人盡生尾見人輒掩面走避然地饒沙金商人持貨往市者擊小銅鼓爲號置貨地上即引退丈許其人乃前視當意者置金於旁主者遥語欲售則持貨去否則懷金以歸不交言也所産有

犀牛孔雀鸚鵡沙金鶴頂降香蠟藤席藉藤蓽撥血竭肉荳蔻獐皮諸物

又曰文郎馬神鄰境有買哇柔者性兇狠每夜半盜斬人頭以去裝之以金故商人畏之夜必嚴更以待始文郎馬神酋有賢德待商人以恩信子三十一人恐擾商舶不令外出其妻乃買哇柔酋長之妹生子襲父位聽其母族之言務為欺詐多負商人價直自是赴者亦稀

臣等謹按一統全圖馬神古稱文狠在東南之極邊

馮嘉施蘭

明成祖永樂四年八月馮嘉施蘭酋嘉馬銀等來朝賜鈔幣有差六年八年又至從者亦有賜

臣等謹按馮嘉施蘭其四至不可考考王圻續考及明史俱載於爪哇之後馬神文郎之前故附於此

蘇門答剌 溜山 速亞 那孤兒 附

明成祖永樂三年蘇門答剌酋宰奴里阿必丁遣使來朝詔封為國王

先是其王之父與隣國花面王戰中矢死王子年幼妻號於衆曰孰能為我報仇者我以為夫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國人往馘其王而還王妻遂與之合稱為老王既而王子年長潜與部領謀殺老王而襲其位老王弟蘇幹剌逃山中連年率衆侵擾十三年

中官鄭和至其國蘇幹剌以頒賜不及已怒統數萬人邀擊和勒部卒及國人大破之追至南渤利國俘以歸其王遣使入謝宣德九年王弟哈利之漢來朝明年遣弟哈尼者罕入朝言王老不能治事請傳位於子乃封其子阿卜賽亦的為王

明史蘇門荅剌傳曰蘇門荅剌在滿剌加西順風九晝夜可至或言即漢條枝唐波斯大食二國地西洋要會也迨萬歷間國兩易姓其時為王者人

奴也奴之主為國大臣握兵柄奴桀黠一日隨主入朝見王鞠躬惟謹出謂主曰主何恭之甚主曰彼王也焉敢抗曰主弟不欲王爾欲之主即王矣主詫叱退之他日又進曰王左右侍衛少主擁重兵出鎮必入辭請以奴從主言有機事乞屏左右王必不疑奴乘間刺殺之奉主為王主從之奴果殺王其主遂篡位任奴為心腹委以兵柄未幾奴復殺主而代之其國俗頗淳出言柔媚惟王好殺

歳殺十餘人取其血浴身謂可除疾貨舶至貿易稱平地本瘠無麥有禾禾一歳二稔四方商賈輻輳華人往者以地遠價高獲利倍他國其氣候朝如夏暮如秋夏有瘴氣婦人裸體惟腰圍一布其他風俗類滿剌加篡弒後易國名曰啞齊

又曰洪武十六年須文達那國王殊旦麻勒兀達朌遣使俺八兒來朝貢或言即蘇門荅剌洪武時所更然貢物與王之名皆不同無可考

臣等謹按一統全圖蘇門答剌在爪哇之東南由南而西為三佛齊為丁機宜而後為滿剌加則明史謂在滿剌加西者誤也

蘇祿 高藥附

明成祖永樂十五年蘇祿國三王來朝

東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並率其家屬頭目凡三百四十餘人浮海朝貢禮之若滿剌加尋並封為國王居二十

七日辭歸東王卒於德州賜祭葬謚恭定留妻妾傔從十人守墓俟畢三年喪遣歸即封其長子都馬含為蘇禄國東王至二十一年東王妃還國厚賜遣之

明史蘇禄傳曰蘇禄地近浡泥闍婆洪武初發兵侵浡泥大獲以闍婆援兵至乃還萬歷時佛郎機屢攻之城據山險迄不能下其國於古無所考地瘠寡粟麥民率食魚蝦煑海為鹽釀蔗為酒織竹為布氣候常熱有珠池夜望之光浮水面土人以

珠與華人市易大者利數十倍商舶將返輙留數人為質冀其再來其旁近國名髙藥出玳瑁

臣等謹按呂宋以下諸國皆王圻續考所稱南夷者兹從一統全圖考正之

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八